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43
27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三四三次全体会议最后文件

1986年2月27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R·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N · 克罗姆先生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坎波拉先生
R · G · 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A · 劳先生
M · 利茨女士
J · 奥凯利先生

比利时

C · 克莱克斯先生
P · 涅文伊先生

巴 西

S · 德克罗斯 · 杜阿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博吉洛夫先生
H · 哈拉切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R · 德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吴拉敏先生
杜艾艾木女士

出 席 者 名 单

加 拿 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R . J . 罗尚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胡小笛先生

锁开明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止芸女士

杨明良先生

于中洲先生

李道中先生

谭 汉先生

古 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依沃达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H . 雷尼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J ·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H · 彼德斯先生
W · — N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T · 托特先生
F · 加伊达先生

印 度

A · S · 贡萨尔夫斯先生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 · M · 法奇尔先生
R · I · 詹尼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A · 马斯巴尔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 A · 韦拉亚提先生
N · 卡泽米 · 卡米亚勃先生
M · 阿巴斯扎德
F · 沙哈比先生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R.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皮阿杰西先生
G. A. 布拉切西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E. 西维埃罗先生

日本

R. 今井隆吉先生
M. 小西正树先生
K. 久远先生
T.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D. D. 阿方德先生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Z.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L. 巴亚特先生
S. - O. 包勒德先生
G. 贡戈先生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M. S. 本莱恩先生

出席者名单

荷兰

R. J. 范·斯海克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R.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B. O. 托韦先生

A. A. 埃拉先生

巴基斯坦

K. 尼阿兹先生

秘鲁

波兰

J. 恰洛维奇先生

J. 雷赫拉克先生

罗马尼亚

I. 沃库先生

G. 奇里拉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瑞典

R. 厄克尔斯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H. 伯格伦德先生

A. M. 劳女士

出 席 者 名 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B . P . 普罗克菲耶夫先生
L . A . 纳乌莫夫
G . N . 瓦斯赫德兹先生
O . V . 库兹门先生
A . P . 库捷普夫先生
E . K . 波佳尔金先生
G . 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羅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J . F . 戈登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P . S . 科登先生
J . 恩格尔哈特先生
J . 格兰戈先生
R . 高夫先生
R . 莱文先生
R . L . 卢阿西斯先生
S . 曼尼克斯女士
R . 纳尔逊先生

出席者名单

委内瑞拉

A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 克劳维尔特·冈萨雷斯女士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43次会议开会。

首先，我要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先生提阁下表示欢迎，他今天将在会议上发言。我还要向挪威外交大臣托尔布戈尔恩·弗勒埃斯内斯先生表示欢迎，他也要在今天的会上发言。他们以前曾参加过我们的会议，在这里提出了他们政府对于裁军问题的看法。我感谢他们关心我们的工作，并祝他们对日内瓦的访问取得成果。

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核禁试”和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与会议的工作有关的题目。

根据我们上次全体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在发言结束后我们今天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审议与我们在过去的几星期里所负责的深入的磋商有关的组织问题。根据上星期二的决定，我们将特别考虑重新建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问题，从这些磋商看来已经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协商一致的意见。

今天发言的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挪威、比利时、瑞典、美利坚合众国和新西兰的代表。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先生阁下讲话。

韦拉亚提先生：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今天参加由您主持的裁军谈判会议，来到献身于裁军事业、和为寻求这个目标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们中间。我相信，您的英明指导将有助于会议成功地承担起国际社会所赋予它的重要的责任。

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有必要为实现裁军、或者至少是停止军备竞赛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个庄严的论坛有责任毫不含糊的为这样一个重要事情提出主要纲领，它的成功将使人类在没有战争和毁灭的恐惧之下充分利用上帝所赋予的道德和物质发展。今天，世界人民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那些表示良好祝愿的

人身上，希望他们找到摆脱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的出路。因此，这使他们期望来自各国的代表能够采取严肃的步骤。

不幸的是，大量的金钱用于疯狂的军备竞赛，而这些钱已经超过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我想请问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团，这种罪恶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虽然所有的发言人都一致的要求进行裁军，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军备竞赛每年都在越来越多地吞噬着人类的经济潜力。难道那些制造死亡的商人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障碍吗？难道大国的霸权主义和他们的竞争不是主要原因吗？难道不是当今世界的两极化造成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吗？难道人类的愿望和人类的幸福应当成为这些大国的贪婪和扩张主义目标的牺牲品吗？

军备竞赛也被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样第三世界国家尽管面临着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却仍然由于缺乏信心和国际安全正在将大量资金用于军备。制造死亡的商人通过煽动分歧和地区冲突来加剧这种趋势从而侵吞和掠夺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国民财富。下列因素已经危害了国际信任和安定：

1. 超级大国为了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而加剧军备竞赛；
2. 大国为了对其他国家实行霸权主义而加强这些努力；
3. 企图扩大军备竞赛，赋予新的内容；
4. 在世界上敏感的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和扩充军事基地；
5.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煽动不和和挑起边境冲突；
6. 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侵略性的政策，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在独立、安全和发展方面进一步取得的成就；
7. 由于不断对小国施加影响，削弱了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可信性。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对于建立和增加信任以及国际安全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而使得为实现公正、和平、裁军和发展而取得任何实际成果的可能性更为遥远了。

但是，很明显的是有必要一起来重建整个房屋，以更丰富的经验把它建筑在一个更加坚固的基础上。因为我们都有防止战争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为一个充满信心的、不存在不公正、无知、恐惧和饥饿的光明未来共同工作。

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上的主张之一，是为大规模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提供有利的环境，这将加强参加国之间的信任。

参加斯德哥尔摩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会议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支持相互不得为侵略和威胁目的使用武力。会议认为对各国的合法的安全利益的同等尊重要求这些国家坚决致力于建立相互信任。

在1983年举行的关于共同安全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会议上，就“信任”的定义以及建立或破坏信任的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会议中所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冲突或不同的军事能力的国家之间信任意味着什么？

对于许多专家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不安全状况日益加剧的时代，有些人甚至对于目前政策的概念基础提出了疑问。人们普遍感到有必要提出新的概念以及新的政策。在裁军与安全委员会于1982年的报告中提出了共同安全的主张，这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要求避免核战争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

报告还表明“接受共同安全作为减少战争危险、限制军备和为裁军努力的组织原则在原则上意味着：解决利益冲突时合作将取代对抗”。因此，委员会正确地认定“共同安全的理论必须取代现在的通过军备进行威慑的权宜之计”。

独立委员会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威慑战略，认为它表明在国际生活中军事力量继续具有重要性。

在关于共同安全的国际会议上，有人提出除非阻止竞争，否则在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就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还强调共同安全并不意味着超级大国应当同意维护在某一个地区的现状，而应当是“让这一地区的国家在没有超级大国的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他们的分歧”。

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获得持久和平的基础得到了加强，从而减少了核战争加剧的威胁。

但是，由于主要的大国继续进行侵略、由于他们对违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作出无原则的反应，将防止战争和进行战争的能力联结在一起的威慑理论的说法在世界上许多军事战略家的心目中仍然有相当的份量。简而言之，缺乏信任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混乱和紧张局势的原因是一些大国在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困难和痛苦。

我们认为，遵守和尊重双边和多边承诺以及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分歧中坚持公正的原则能够为在具有政治分歧以及不同的军事能力的国家之间建立信任打下牢固的基础。对于违反国际法和规则表示厌恶和谴责将会加强这些义务并大大有助于在世界上增强信任。

伸张正义、实现永久的和持久的和平以及在世界上建立共同的安全都要求大国停止任何军事干涉或造成紧张局势。

近年来，我国目睹了国际政策中的缺陷。伊拉克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我国的不公正的和有预谋的战争是使世界上一个最敏感的地区不稳定而武装一个傀儡政权的罪恶例子。

不幸的是，在侵略开始之后不仅没有停止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反而加强提供武器，甚至在过去的三年里频繁地部署化学武器。联合国专家的报告证实伊拉克政权对伊朗使用了毒气（第S/16433号文件）。化学武器的几十个伊朗受害者现在正在欧洲的医院接受治疗，这可以证实我们的说法。

伊拉克政权除了在过去的33次行动中使用化学武器杀死或者说伤害了四千五百多平民和军事人员以外，最近又在十几个地方散布了更致命的药剂，杀害了大约八千五百多平民。我们已在1986年2月18日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了关于这些化学进攻的详细数字。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要求，秘书长所派遣的调查最近部署化学武器情况的联合国小组已于昨天晚上到达德黑兰。

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伊拉克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个政权继续进行这种行动；很明显，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85年4月25日和2月24日的决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于国际法和规

章的侵犯并不仅限于使用化学武器，该政权所进行的其他违法活动可以摘要如下：

- 不通过国际组织和仲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反而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直接的和全面的军事侵略；
- 用推土机蓄意破坏城市和居民区（安理会文件 S/15834）；
- 完全违反关于战俘和被占领土上平民待遇问题的《1949年日内瓦议定书》（安理会文件 S/16962）；
- 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而使用化学武器（安理会文件 S/16433）；
- 在波斯湾对商船进行袭击（安理会文件 S/16877）；
- 违反1984年6月12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就停止对平民和居民区进行军事攻击的所做的承诺（安理会文件 S/16897）；
- 对我国南部的布歇赫尔的原子反应堆进行攻击；
- 违反《1954年海牙公约》而对被登记为国际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发动攻击，特别是最近对位于伊斯法罕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碑进行攻击；对民用飞机进行攻击并威胁到民用航空的安全。

伊拉克政权最近对一架民航飞机所犯下的使46名公民丧生的罪行是该政权违反国际法和规定的新的证据。

如果对于裁军问题的审议毫无结果，如果不进行对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话，难道对战争罪犯和那些部署化学武器的人进行审判也超出了国际组织力所够及的范围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对这些犯罪分子给予在纽伦堡法庭所进行的类似的惩罚，并在国际社会不能做到的情况下保留这样的权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惩罚侵略者、战争罪犯、那些违犯《战时公约》并破坏《联合国宪章》的人以及那些对于和平犯下了罪行的人。

主 席：

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所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挪威外交大臣托尔布戈尔恩·弗勒埃斯内斯先生阁下发言。

托尔布戈尔恩·弗勒埃斯内斯先生（挪威）：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的在裁军谈判会议取得具体进展的希望比八十年代初更大的时候又一次来参加会议。应当承认，缔造和平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也许这样是对的。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一世说过“正如我劝告你们不要仓促应战一样，我建议你们在和解时也不要匆忙。”

我觉得，国际调解论坛已经并仍然非常认真地听取詹姆斯一世国王的劝告。有人会说，太认真了。

我知道国际裁军议程抱负很大。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必要挑出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

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我觉得这个领域应当是全球性和全面的禁止化学武器。这应当是国际裁军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所谈判的现存的草案文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协议的基础，以便尽早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公约。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我们急须的进展呢？我看到了一个双重战略。首先，裁军谈判会议有责任承担并完成就这个公约进行的谈判。第二，主要的拥有化学武器大国应当发挥特殊作用。的确，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1985年11月的会议中一致同意加快努力来达成一项有效和可核查的关于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他们一致同意就禁止化学武器的所有方面，包括核查问题加强专家一级的双边讨论表示欢迎。鉴于核查问题已证明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时，这个协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将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需要建立比任何现存的裁军条约更全面的监测系统。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打开新的局面

以便建立足够的核查机制。有待裁军谈判会议制定的系统将与今后的其它裁军协议中的核查条款有关。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现场质疑视察仍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任何有效的和可核查的公约都需要有强制性的现场核查系统，而不需要利用不必要的入侵。建立这样的系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将需要所有有关各方采取不抱成见和灵活的态度。

那么，我们从这里走向哪里呢？我希望提醒大家，美国已经在1984年4月的草案公约中提出了全面的建议。这个贡献值得欢迎。美国强调这不是个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草案，我国政府重视这一点。这是现在所有有关各方都有必要采取的做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1月15日的声明中提出苏联将就这项公约所包括的若干主要措施特别是摧毁生产化学武器的有关工业基地接受严格监督，包括国际现场视察。

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牌都亮出来吧。想一想，如果裁军谈判会议能最终宣布已经消灭了化学武器的恐怖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松一口气。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

挪威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中已经提交了对使用化学武器指控的核查进行全面实地研究的结果。挪威的研究计划将继续下去，在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就使用这些武器的指控控进行核查再提出建议。

在这方面，我还想强调我国政府对最近报道的关于在伊朗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感到严重关注。挪威政府谴责使用这种武器。这些报道以及伊朗外交部最近的声明都再次说明迫切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举行谈判。

我们知道，已经就无化学武器区以及关于不扩散化学武器条约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我想，我们所知道的化学武器的使用情况要求我们将这种化学武器从现存的武器库中全部消除。所有其他考虑对于这一基本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

挪威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将是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促进不扩散努力的重要贡献。但是，裁军谈判会议至今未能同意恢复在1982年和1983年所开始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对此我们感到遗憾。在这一方面，可以忆及挪威

去年与9个西方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一道提出了一项促进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的建议。

禁止试验必须是全面的。它必须既禁止核武器试验、又禁止所谓的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核爆炸。范围必需这么广泛，因为实际上很难安排把获得军事上好处排除在外的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核爆炸。这个禁止应当在永久的基础上适用于一切环境中的所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都表明对这种全面禁试的支持加强了。

我们认为，全球性的地震网络应当在核查禁试条约方面发挥中心作用。挪威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作为去年在挪威组织的论坛的后续行动，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一项关于在全球地震网络中小孔径台阵的作用的建议。这项建议是根据在挪威南部NORESS小孔径台阵的操作中获得的经验而提出的。这个台阵开始于1985年5月，它包括了最近在地震台阵设计、仪表操作和数据处理过程中最新的科学和技术进展。我想强调，尽管最近已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在谈判中甚至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用地震核查禁试仍然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由于这个原因，10年前开始工作的科学专家小组继续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随着禁试工作取得进展，裁军谈判会议应当能够借助于这个小组的能力。我们必须确保继续进行为逐步建立作为条约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全球性地震网络的实际工作。

除了全球性的地震网络以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它核查的可能性，比如国际大气放射活动监测网、现场视察程序以及国家技术手段。我们注意到去年在这个领域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倡议。我们认为，美国去年向苏联的专家所提出的参观美国试验现场的建议有助于为核查对地下核试验的限制提供更好的基础。苏联去年12月宣布苏联赞成与美国就原地监测措施达成协议以消除对于是否遵守双方暂停核试验的疑虑。我们知道，接受现场视察并不仅仅是对相互暂停有效，而且对全面核禁试也是有效的。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从而使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能够进一步取得进展。

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来避免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在1985年作出的关于建立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倡议。

挪威密切注视委员会在1985年所开始的对于有关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问题进行研究的讨论。我们认为，应当在1986年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具体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裁军谈判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是对美国 and 苏联就空间武器进行谈判的重要补充。我国政府认为，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工作应当在双边和多边的渠道继续进行。我们认为，为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多边措施。

鉴于裁军谈判会议就扩大成员国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挪威现在希望作为一个正式的成员国加入这个谈判论坛。但是，我们注意到会议1985年的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会议决定其成员国增加不超过4个国家、以及会议决定加强磋商以便在今年的会议上就选择新成员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当然，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所作出的新的和更强有力的承诺表示欢迎。我们希望，会议将在1986年作出决定。但是，我还认为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难道最终不应把裁军谈判会议的威望置于国家威望之上？

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们目睹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挪威积极鼓励这一动向并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从在降低了核武器水平情况下的安全和维护战略稳定的角度来说，美国 and 苏联在日内瓦进行的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会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谈判的中心目标是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总数以及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

去年所发表的首脑联合会晤声明中，双方作出保证要加强日内瓦的双边谈判，特别是有共同基础的领域中谈判，比如大量削减战略武器以及达成临时协议的主张，这使我们很受鼓舞。同样的，我们极为重视双方所达成的美国 and 苏联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原则。

挪威特别重视在原则上就大幅度削减远程的中程核力量达成协议。这种削减必须是全球性的才有效，同时必须采取平行措施来避免对所商定的限制钻空子。临

时协议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它将有助于使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不仅是一个概念。

主席：

我感谢挪威外交大臣所作的重要发言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克莱克斯大使发言。

克莱克斯先生（比利时）（译自法语）：

“国际和平年”：当我们开始1986年的工作时，象其他几位发言人那样提一提“国际和平年”似乎是恰当的。

这是我们工作的象征，它使人们记住我们所有人都支持的崇高原则，而进行工作，我们也都为了使这个原则得到尊重而努力，这个原则就是和平与平等地解决世界上的冲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条款、相互尊重、人权、发展、团结和裁军。

我们是在一个受到冲突震动的世界里举行国际和平年，在受到了疯狂的具有毁灭力的手段窒息的世界里召开裁军谈判会议。

在和平与裁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通过裁军寻求和平，但是只能在和平中实现裁军。各国的共同要求是安全。没有安全就不可能有和平，没有安全也就没有裁军。裁军开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完全消除发动战争的一切手段。

裁军的道路是渐进的：首先、限制、削减和消除某种武器，然后再消除其他类型的武器。处理裁军问题是微妙的：它是服务于和平的工具，只能在不危害任何一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进行裁军是为了实现为所有国家改善安全，而不是降低任何国家的安全。

在第一阶段，让我们应当转变为手册中所说的“武装的和平”，即我们今天存在着的“过份武装情况下的和平”，两大军事同盟之间。存在于这种状况至少明天我们也许能够实现公正的“和平”。我们多年来努力奋斗的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的会议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承担着开始谈判并使其圆满成功的具体任务，即达成能够进行有效核查的裁军协议。

在没有主角参加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

在程序方面，这意味着不可缺少的所有人的“协商一致”；在工作计划方面，这意味着同样必要的选出可以作为谈判主题的领域。如果拥有这种武器的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没有达成协议的真诚愿望不参加或勉强地参加这种谈判，那么就某些武器所进行的谈判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一方面，在作出了就协议进行谈判的决定时，我们至少可以从这种假设中得到好处：即所有的参加者都有这种愿望，任何人都不会采取作梗的战术或寻求不符合谈判目标的利益，以及在有足够的机会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各方都赞成最后协议，并将它推荐给那些没有参加谈判的国家。

美苏最高一级政治对话的恢复无疑是我们的工作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首脑会谈和所发表的《联合声明》、特别是有关防止任何战争的声明使人有理由相信东西方关系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我们欢迎他们宣布的今年将举行另一次首脑会谈，我们还希望更好的相互谅解的气氛能够扩大到多边安全关系中——不论在那里出现，比如在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

在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某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包括在对核查的忧虑方面观点有了接近。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的题为“核查的各个方面”的第40/1520号决议——加拿大即是这个决议的发起国和主要提案国——毫无疑问是大会在四十届会议上所取得的最积极的成就。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将这种在原则方面观点的接近变为具体的协议。从我们所知道的双方相互提出的建议和反建议看来，所有国家显然都非常关心的双边裁军谈判进程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这些谈判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信心的认为它们会导致成功和实质性的结果。

很明显，进展来自于向前迈进：这两个国家通过表明他们能够再一次达成尊重他们安全利益的裁军协议将同意继续朝着全面和彻底裁军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进程

中当然会吁请其他国家参加，并且不排斥任何类型的武器，因此就包括常规武器和力量；为此目的，在均衡裁军范围内举行的、涉及明确地理区域的谈判正在维也纳进行。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致裁军谈判会议的信件以及苏联第一副外长所作的发言。

美国总统对于戈尔巴乔夫先生1月15日所提出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事件中最新的一件。

1986年2月25日，比利时外交部长莱奥·廷德曼斯先生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最新的裁军建议表示欢迎，他认为这个建议可能对于双边裁军谈判产生积极的影响。2月11日，廷德曼斯先生一方面强调比利时对安全的重视，另一方面又强调比利时对于在尽可能低的水平进行均衡裁军的重视。在这一方面，他提请注意中程核导弹问题分别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以及有必要在常规武器领域中弥补这种不平衡。

比利时代表团预期这些在双边关系中所发生的有利的进展将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裁军谈判会议首要的和最明显的任务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它自己开创的谈判的话，那么很清楚，裁军谈判会议不能仅限于考虑它所进行的谈判。完善综合裁军方案、核禁试、停止和扭转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都同样是会议面临的紧迫任务。

裁军谈判会议每年都要选择它准备进行的活动，并研究所有的裁军问题以便决定它目前能够对于普遍和彻底裁军作出哪些具体贡献。

裁军谈判会议是以一种动力感来这样做的，因为在大量的浪费资源和充满了严重危险的军备竞赛面前它是不能退却的。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赞扬的。

比利时认为，全面消除化学武器是一个值得优先考虑的问题，据报导在一些国家的武器库中有这样的武器，已在很多场合对于使用这种武器表示遗憾，甚至最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阁下又一次提醒了我们。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谈

判可以获得成功、并迅速的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领域。但是，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只有在裁军谈判协议受到缔约国完全尊重时裁军协议才会有效。

如果这个协议受到了侵犯，它的可靠性就可能受到影响。人们可能会将这种怀疑扩大到对其它的已经达成的或者即将达成的协议中。我认为我们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我们对于在任何裁军协议下以具体的方式产生的监督和监视问题给予重视。

在这一方面，未来的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应当包括充分的保障措施，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出现这种状况：一些国家真诚放弃了这种武器，而有朝一日却被利用来损害他们的利益。

我们不希望缔约国对于公约是否受到尊重产生怀疑，而同时又没有作出规定通过有约束力的调查机制尽快消除这种怀疑。

对于很可能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各种化学物质来说，应当调整系统的核查安排以便鼓励各缔约国对于其它缔约国的意图有信心，同时维护进行和平研究和在这一工业中取得发展和进步的一切机会。我们认为如果以所谓“通用目的标准”为指导的话——这已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两个顾虑是可以解决的。

比利时所寻求的目标是实现完全和可以有效地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很清楚，公约的目标不是授权化学工业进行和平活动，而是禁止和有效地防止把化学生产用于军备。化学武器产生于拥有这种武器的愿望，加上拥有其性能和数量能满足这一愿望的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的化合物。

对于研制、生产、储存、转移和利用化学物质的限制将包括意图和物质这两个要素。

我们认为，全面禁止的目标与所有国家同等安全或非歧视性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人们应当追求这个目标，特别是因为它牵涉到我们所有的人在加入《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时都已放弃使用的一种武器。某些国家只能将其作为对付违反根据议定书而承担的义务的安全保障措施才可以合法拥有这种武器。

当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因而也包括人们所认为的拥有这种武器的主要国家都表现出愿意就全面禁止生产这种武器达成协议，并接受在国际监督下消除他们的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在所有的公约参加国都对解决造成主要困难的核查问题表现出同样的兴趣时，不认为这种积极开展和迅速地结束我们的工作是一件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

只要这个公约尚未缔约和没有被相当多的国家所批准的话，那么我们努力的结果就仍然是个未知数，而且与化学武器有关的安全危险将会继续存在。这些谈判的结果——这些谈判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困难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将会反映出许多人经常宣布的为此目的作出贡献的愿望，并且证实我们的声明是真诚的。

我认为我们都完全知道我们的努力最终取得的结果的全部意义。我们将会表明有可能完全和有效的禁止整整一类的武器，这类武器并不只是可以预见或者假设的，而是现存的。我们将特别表明就有效的核查程序达成协议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遵守这种程序是有可能的。

我们认为，如果说裁军的未来依赖于这些具体的表示的话，并不算过份，因为很明显，一个裁军协议对于各国的安全越是有意义，这个协议越是应当核查，因为任何违反协议所造成的不安全将会是更加严重的。

比利时代表团对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自去年秋天以来变得实际和更加积极表示欢迎。比利时代表团希望各个工作小组都继续沿着这个充满希望的道路努力。

比利时还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够圆满地完成对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审议。我们都了解对于公约的目标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能够克服这些分歧。严格地说来我们继续认为化学武器能够与禁止对核电站发动攻击的问题分开；因为在我们领土上或在附近设有为数不少的核电站，所以比利时当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但是，我们决不会拖延达成裁军公约，这个公约的主题将是不同的，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就禁止对核电站发动进攻所进行的谈判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它就应是不同的。

我们希望，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在今年能够取得进展，以便在本届会议结

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份文件。当就裁军而言国际局势已经使人们有更多的理由抱有希望的时候，普遍的通过一项具体而灵活的导致全面和彻底裁军的逐步行动计划毫无疑问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谈到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时我又要回到通常与这个题目相联系的核查这一重要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对于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同样的忧虑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项关于全面禁止试验的协议必定包括相当严格和复杂的核查程序。

如果我们能够恢复对于一项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中的核查问题进行政治考虑，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并通过对于各种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提出新的看法的话，我们将能够朝着达成这样一个条约的目标前进。

比利时赞成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继续工作，这些专家正在帮助人们增加知识，这些知识将会有助于我们建立监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网络以及交换数据，这就会逐渐地达到为核查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目的所需要的水平。

比利时认为日本的第CD/524号文件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CD/612号文件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这些文件可以作为未来行动的基础，特别是在各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方面。

至于我们的议程项目“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我认为没有必要忆及在1983年比利时提出了第CD/380号文件，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在已经有双边协议的领域中就一项多边协议进行谈判的兴趣，简而言之，就是扩大这些协议的基础来包括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个文件提出了能够防止意外地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危险并确保这种意外事件不会由于对有关国家的意图的误解而造成普遍的冲突。我们认为，这是所有国家、当然很自然地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大国都关心的问题。

与其它代表团两年来所进行的深入的磋商使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个议程项目所包括的主题的确切范围还存在着很多意见分歧、甚至是一些不明确之处。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广泛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认为，一个有组织的和详细的对话

应当使所有国家有可能提出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以及程序方面的观点。这将有助于我们识别对于裁军会议在这个具体议程项目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有哪些一致或不同的意见。

至于外层空间，比利时赞成继续去年在出色的埃及大使阿尔法拉基先生主持下的工作。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以及不断地交换意见将会有助于我们确定可以进行谈判的领域。

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讨论我在这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能够透彻阐述的一些议程项目。比利时是在希望能够对于谈判和缔结裁军或军备控制协议作出具体贡献的情况下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的。我已经提到了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年能够参加的那些成就。比利时代表团将会以对话和开诚布公的精神来参加这些工作，以便对于相互谅解的精神作出贡献。这种精神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是对任何共同取得的进展来说都是必要的条件。

厄克尔斯先生（瑞典）

我们对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博士阁下出席会议表示赞赏。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的重要发言。我们非常高兴地又一次看到挪威外交大臣托尔布戈恩·弗勒埃斯内斯先生阁下又一次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对他所作的重要发言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象其他国家一样，核禁试的问题对于瑞典来说是一个经常考虑的主要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禁试条约对于世界事务将会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我们多次有理由回顾我们认为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以及《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中所提出的就核禁试条约问题进行谈判的明确义务。最近，在1978年的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上，各国一致同意“所有国家在有效的核裁军进程的范围内停止核武器试验将会有利于全人类。”同样重要的是回忆在1985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中，拥有核武器的三个缔约国

再一次重申了他们对核禁试承担的义务。 其中两个国家宣布“决心致力于有效地可核查的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目标”。 但是他们又补充说他们“认为对现存的核武器库进行大量的和可核查的削减是最优先考虑项目。” 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意吁请“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该条约的紧急谈判和缔结，并将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最优先考虑问题。”

在七十年代末期，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禁试条约草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980年，三边谈判中断，至今没有恢复。 1982年，一个主要的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宣布它认为核禁试只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其中一个解释是，为削减核武器库所进行的努力——正象1985年《最后宣言》中所重复的——比禁试更为紧迫。 但是，这不能说明它为什么不愿意参加核禁试谈判。 削减核武库比核禁试更为紧迫——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禁试本身就不紧迫。

向会议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试验有助于确保核威慑的有效性。 鉴于两个主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拥有惊人的超杀能力，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 同样那个论点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就禁试进行谈判——特别是现在关于削减核武库的双边谈判已经开始的时候。

为支持某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提出的需要继续试验的两个论点是，第一，这种试验可以控制它们的核武器的可靠性，其次，这对于研制新型核武器也是必要的。

关于第一个论点，很难以目的——对爆炸物的有效期的控制——为手段——继续进行试验——辩解。 此外，在科学家中主导看法是随着技术能力的发展，完全有可能通过其它手段而不是核试验来检查核储备的准确性。

关于第二个论点，我们认为核试验对于在质量上发展新型武器的一部分，即建造新的核弹头和新型核爆炸物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对于下列推理的根据持怀疑态度：任何国家的安全——不管它是拥有核武器或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通过研制新型的核武器得到加强。 相反，新型的核武器和能力将会对于国际安全产生相反的影响，因为他们几乎不可避免的要使一个已经很不稳定的局面更加不稳定。

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武器的现代化刺激和加速军备竞赛。此外，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引进新的和质量得到改善的核武器抵销了武器库在数量上的话，那么关于削减核武器库的谈判就会更加困难。

瑞典代表团坚决认为，全面核禁试将支持关于削减军备的谈判。有了核禁试，在削减过程中就有可能以一定程度的信心计算在每一个阶段对谈判各方的安全产生的后果。完全可核查的核禁试将有助于确保余下的武器库的质量没有提高，而是象预计的那样保持在原有水平。

两个主要的核大国现在都提出了大幅度削减核武库的建议；对中程核武器系统来说，这些建议目的在于在很大的地区内消除所有这类武器。现在，人们希望能够在今年达成消除中程核武器系统的协议。在2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的美国声明中，洛维茨大使强调指出应当“在大幅度削减现存的核武器的情况下”达成核禁试。消除中程核武器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必须紧急采取行动使其对禁试条约的工作与双边谈判的进展协调一致起来。

然而，有人对于不需要核禁试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即不可能对这种条约进行充分的核查。瑞典与其他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国家一样，认为如果裁军协议要有效的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就必须是可核查的。

不言而喻，核禁试条约必须是可充分核查的。瑞典认为目前地震监测和识别的技术已经使得对于禁止地下核试验的条约进行充分核查成为可行。为了准备建立这样的核查系统，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质性的工作，这包括起草条款和在技术领域中的工作。的确，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材料，譬如1980年三边谈判的报告、苏联代表团在1983年所提交的关于“条约的基本条款”（CD/346）以及瑞典1983年所提交的条约草案（CN/381）。瑞典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在于提出条约的结构、以及各缔约国的主要任务。他还应当提出核查的范围、国家和国际手段、遵守的程序、机构安排以及最后条款。在由墨西哥提出的、瑞典作为共同提案国而被通过的大会第40/80号决议中，大会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重要建议。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在特设委员会内建立两个工

作小组——一个是关于条约的结构和范围、另一个是关于遵守和核查问题——这个建议安排可能是对于将要进行的必要的实质性工作是个理想的组织框架。

我现在再来谈谈全面禁试条约进行核查的问题。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利用去年会议上所作的一些重要贡献。其中之一是由挪威外交部主持的关于地震核查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在这个讨论会上，一个组织良好的和令人非常感兴趣的现代化的高效率地震装置作了示范表演。这次示范表明，现在技术可以被用来建设一个能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和有效的数据分析设施的敏感的地震台站。专题讨论会结束后，挪威发表了一份指导性的文件（CD/599）。

示范的NORRESS站是所谓的微型台阵，设计这个台站是用来监测在区域距离内发生的事件，即在2000至3000公里的距离之内与在更大的、所谓远震距离监测相比，在这种地区距离内监测的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能力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在对全球性的监测能力进行估计时，通常只考虑到远震能力。这种估计一般只给出震级为4级左右的监测能力。在挪威工作文件中提到了区域性和地区距离中震级为2至3级的监测能力，这相当于1/10至1/100千吨的当量。

从瑞典分布比较稠密的地区性网络得出的经验说明，震级为I级的监测能力可以在几百公里的距离内得到，这种网络有很高的定位和估计深度的能力。我们认为，怎样利用在地区和区域性的距离范围内的记录进行禁试核查以及这将怎样改善全球系统的全面性能都值得进一步考虑。但是，这个例子说明核查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禁试条约谈判者的任务是就建立稠密的地震站网络——包括在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的合适地点建立台站，以测量地区和区域性距离内的信号——达成协议。这样，所有今后加入条约的缔约国将会确信遵守条约是可以核查的、欺骗是不可能的。

此外，荷兰代表团在1985年8月13日的有趣的声明中清楚地提出了这种地震站网络的潜力。

挪威的工作文件中也讨论了在地震站利用现代仪器装备的重要性。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应当在全球性的核查系统中利用现有的现代技术。瑞典的哈格福斯台阵利用了类似挪威使用的那种小型台阵技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台阵设计概念不仅对于在区域性监测、而且对于在更远的远震距离的监测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认为，日本提出的工作文件（CD/626）很好地说明了为实现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所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文件强调有必要使地震站现代化和标准化，并在今天仍然没有这种台站的地方建立现代化的台站。日本的工作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例子说明怎么建立一个能够以非常高的可靠性进行操作的高质量台站的均匀网络，实现这种现代化。在这个拟议的系统中，现代化的和装备良好的国际数据中心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瑞典对这些具体的建议表示欢迎，并同意应当将最新的可以得到的科技成果运用于全球系统中，并使这种系统尽可能的分布均匀。

日本的工作文件还初步估计了建立和操作这样一个网络所需要的成本，这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初步认为有可能减少这个估计。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建立有效率的核查措施来检查裁军协议，其代价是合理的、特别是考虑到它们将促进的目标时更是如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韦格纳在2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了逐步建立永久的全球地震监测网的建议，这个建议是根据去年提出的两份工作文件（CD/612）和（CD/624）提出的，我们饶有兴趣地研究了 this 建议。工作文件CD/624中对为了禁试条约而改善地震监测能力的系统设计进行了全面和有价值的估价。这个文件考虑到最新的科技成就，强调了建立现代化的台站的必要性。

工作文件还对所估计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台站网的核查能力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由于现有的模型技术使得难于考虑信号传播的区域差异，所以这样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但是，所提交的图样清楚地说明了在近距离利用台站组成一个区

域性的网络来改善核查能力的重要性。短距离的信号传播的高敏感性和区域性都得到了清楚地说明。

工作文件包括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这是关于核爆炸洞穴减震的问题。计算表明对于高频率的信号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减震。由于这些信号可以在短距离进行记录，这就为利用短距离的台站进行禁试监测提供了另一个论点。

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CD/610）也包括了讨论洞穴减震以及利用高频信号来抵消这种规避行动的可能性。即使数字有些不同，英国的文件得出了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作文件相似的结论。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说明，虽然频率为一赫兹的信号强度可以由100的因素通过洞穴减震减弱，而5到10赫兹的减弱却小到5。

我们认为，由于缺乏洞穴减震方面的经验、难以预计这种爆炸的信号以及有可能记录高频信号、特别是在大陆地区，就大幅度地减少了利用减震进行秘密核试验的可靠性。

英国的文件还提出了掩盖多重爆炸的情况，在这些爆炸中，若干个爆炸按一定时间序列引爆，从而造成类似地震的信号。这意味着这些信号将在监测站中被测到，但是他们可能被错误地识别为来自地震的信号。我们认为，这种方法缺乏可靠性。在遥远的记录站很难详细的预见实际的信号波型，因而无法确定爆炸没有被高级计算机处理识别。

至于将爆炸隐藏在地震中的可能性，我们与英国文件中所提出的观点看法一致，即这种程序将会引起许多操作方面的问题。在地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就必须确定适当的地震位置和规模并进行引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尚未得到证明。我们已对在附近的地震中隐藏爆炸所必须的机会数量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譬如，我们发现每年在地震爆发最频繁的库页岛和阿留申群岛地区进行震级为5的爆炸的机会低于一次有军事意义的武器研制计划不能建立在这种不可靠的试验可能性上，此外还有政治风险。

除了我刚才所谈到的规避问题以外，联合王国的文件中还对地震核查进行了有意思和详细的调查。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们所提出的估计以及他们对于核查系统的全

面能力所作出的悲观的结论。我们将在后一个阶段提交的工作文件中对这个或其他的工作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评论。

克罗马蒂耶大使于去年7月11日提交英国的文件时，提出了在核禁试条约中如何处理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问题。他说“应由那些为和平核爆炸寻求豁免的人详细告诉我们，他们建议什么样的实际的核查系统来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可能进行核爆炸完全是为和平目的而不会带来任何军事好处。”

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个声明。瑞典1983年的条约草案第二条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方法。

在回顾了我刚才所提到的文件之后，我觉得我们似乎都同意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最新的科学成就来设计一个有效的核查系统。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最近致裁军谈判会议的一封信中说到，苏联“同意对核武器试验禁试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包括现场视察和利用地震学的一切成就。”科学专家小组的一个任务就是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为能够从所有距离内的地震事件中收集高质量的数字数据的记录站提出技术规格。这种“裁军谈判会议设计的”台站应当成为在全面禁试条约范围内进行永久性试验和建立的全球核查系统的基础。

在讨论现代仪器仪表时，我们还必须讨论如何充分利用所收集到的数据。现在已经知道，对于在全球分布的实验站中所得到的波型数据同时进行分析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善确定和找到地震事件发生地点的可能性。这还减少了与此不相关的观察的次数。它还进一步提高了准确估计地震事件的深度的可能性。这种波型分析可以与所商定的国际数据中心一级数据一样进行标准化。应当由科学专家小组提出为这些明确的目的例行使用波型数据的程序以及交换这种数据的方法和手段。利用波型数据决不会改变国际合作系统的基本规则。一次事件是爆炸还是地震，必须要在国家一级进行最后的估定。

全球核查系统并不只是试验站的仪器和计算机之类的硬件问题。也是——至少是在同样的程度上——软件的问题，即方法、程序和人的知识。这强调了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研究和试验方法、程序、促进和交换科技情报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些国家对于利用地震进行核禁试核查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的实验，知识和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这些实验在一些台站和世界各地的数据交换设备中提供了教育和实际的人员训练。这正是为了查明如何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地震技术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性的数据交换系统来帮助核查禁试所需的那种耐心的科学工作。为此目的，充分利用科技最新成果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现有的技术是重要的。

至于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瑞典代表团完全支持21国小组所建议的、载于CD/520/Rev.1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但是，我们愿意听取任何其他建议。人们将主要根据两条标准来考虑这些建议：一，其语言不对要进行谈判的问题预作结论，二，其职权范围包括对于核禁试条约的目标承担义务。

载军谈判会议应当有机会很快就禁试问题开始实质性的工作，这是非常紧迫的。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就实质问题所实际取得的成果比职权范围的措词更为重要。载军谈判会议的经验已经说明，有时一个广泛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职权范围在有关的附属机构中只取得了很小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甚至非常含糊和有限的职权范围的措词也被证明对于在实质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来说是完全足够的。归根结底，是在附属机构中所进行的工作、而不是职权范围措词决定结果。

我们都了解与核禁试问题有关的许多困难。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载军谈判会议的成员有责任不要在这些障碍面前退却。就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将有助于影响和改变我们进行工作的这种困难的环境。

瑞典代表团呼吁所有代表团一道努力以便通过讨论实质性的问题来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这种态度将为我们更加接近目标——全面核禁试条约——提供最佳前景。

洛维茨先生（美国）：

主席先生，我在今年2月11日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一些与议程上前三个项目有关的问题：核禁试，控制和削减核武器的问题，以及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我今天仍然讨论这三个项目。

我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自从我发言以来，双边核谈判和空间谈判——这些谈判就在离理事会会议厅只有咫尺之地的地方进行——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月14，在美国总统对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月15日的声明作出了反应后，美国谈判小组在双边会谈中又提出了新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不可能详细讨论双边谈判的主题，双方商定，为了使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增加到最大程度，我们对双边谈判的实际过程保密。但是，我认为，在这些限制之内我应当就这个问题作出评论。

里根总统在2月24日就苏联1月15日所提出的军备控制建议发表了公开声明。总统早些时候对这个行动表示欢迎，并说到美国希望这将有助于在双边谈判和其他论坛中取得进展。他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一些看来是有建设性的因素和其他继续造成问题的因素。

里根总统的反应是根据与我们的盟国进行密切磋商后作出的，我们的盟国对于我们建议所反映的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里根总统所作出的反应中，他表示希望看到在主要的军备控制论坛和其他美国——苏联议程的关键领域中取得进展：如区域性问题、人权以及双边问题。里根总统已明确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双边范围内正在谈判的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核武器应当是核裁军进程中的第一步。他感到高兴的是：“苏联似乎在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最终目标：在可能的时候全面消除核武器。”但是，他告诫说不能低估这个任务的复杂性，并要求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

总统又一次赞同美国的下列目标：以对各方的进攻性核力量进行50%的协议和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议开始削减的进程。

至于中程核力量谈判问题，里根总统在2月24日宣布，美国代表团在双边会谈中已经提出“一项具体的计划，要求不仅消除部署在欧洲而且要消除部署在亚洲

的美国潘兴 II 式导弹、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以及苏联的 SS-20 导弹，所有这些导弹在这个 10 年期结束的时候都要从地球的表面上消除。”

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上，里根总统对于苏联已经公开承认在谈判协议中核查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这一点感到高兴。在这方面，将在谈判桌上讨论具体问题。

里根总统在声明中还说了一些告诫性的话，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立场。他指出，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个要求同时解决其他严重的安全问题的进程。到目前为止，苏联的建议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包括常规部队和其他力量的不平衡、有必要确保完全遵守现有的和未来的协议、以及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与和平地解决区域性冲突。此外，苏联 1 月 15 日声明中的后一部分还有一些现在不宜考虑的具体细节。

里根总统强调美国在双边谈判和其他的谈判中尽了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所进行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总统最后说，“在我们的谈判伙伴苏联作出同样保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进展是有可能的。”

美国所提出的新建议和我们以前提出的建议为这种进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新建议是那种为美国所作出的千方百计努力解决由于核武器的威胁所造成的基本安全问题的保证增加实质性内容的建议。在这同时，里根总统的话明确地将这些努力置于为进一步加强和平和稳定所需要的努力的范围之内。我们都应当承认基本的政治分歧是造成使各国拥有武器的安全忧虑的原因。因此，解决由于核武器对国际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不可能在不解决其他由于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实现。

现代技术已为人类带来许多福利，但是它也极大的加剧了常规武器的破坏性。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类在常规武器的冲突中所受到的痛苦及令人可怕的死亡人数使我们想到，谁应当负责解决由于各种武器对于和平所造成的威胁。

在这一方面，我回忆1985年11月21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的主要部分，美国和苏联都重申应当防止他们之间发生核冲突和常规冲突。有必要提到冲突的两个方面，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的工作。这个需要清楚地反映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的整个专题中：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些有关事项就是有必要防止常规冲突、以及在核威慑和常规力量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不同意尊敬的印度代表贡萨尔夫斯先生在2月25日的发言中提出的，讨论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核裁军的重要性的说法。相反，解决这些问题时，核裁军的前景就一定会得到改善。

主席先生，我想就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双边核谈判和空间谈判补充几点。很明显，在任何谈判中寻求共同立场——缩小分歧以便达成共同协议——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愿指出，苏联在关于核谈判和空间谈判中所转的立场的某些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继续对于达成协议造成严重障碍。我们同意苏联所提出的消除核武器的目标，但是苏联方面所提出的最先削减将会使苏联的优势永远存在，从而造成危险的不平衡。同样重要的是，在解决其他领域的分歧之前不应由于双边谈判中的一部分而拖延取得进展。这种做法不符合双方所达成的加强核和空间会谈以及为在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尽早取得进展而工作的共同协议。

第二，苏联关于“战略”一词的定义很明显是用来寻求在西方盟国中造成分歧。一些西方的中程系统将被包括进去，而在东面的类似的系统被排除在外，从而维护苏联的优势。美国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中已经拒绝了这种定义。至于中程核力量谈判，苏联方面继续要求限制第三方国家的核力量，这是美国认为难以接受的立场。此外，苏联的主张仍然没有谈到亚洲安全的重要问题。我的同事、尊敬的日本大使今井隆吉先生在2月13日的发言中已经提请大家注意这一严肃的问题。

尽管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具有加强稳定和威慑力量的潜力、尽管实际上不可能对限制研究进行核查，但苏联继续坚持必须禁止这项研究计划。与此同时，苏联关于战略防御的计划——我们对此所知甚少——都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最后，美国仍然在等待对于大约四个月之前、即11月1日在谈判桌上所提出建议的反应。这些建议是具体而全面的。双边谈判中的类似的反应才真能表现认真的态度。空话的公开声明不可能取代真正需要的东西：对建设性的、具体的建议作出建设性的和具体的答复。应当在谈判场所——可以达成协议的唯一的地方——作出这种答复。

我们认为，苏联的建议中隐然具有一些建设性的因素，它们可以被转变为提供取得具体进展的可能性的因素。

在中程核力量谈判中，苏联显然已在原则上接受美国和苏联将远程核力量削减为零的目标，这件事是富有建设性的。似乎已在原则上达成摧毁上述的核力量的协议。这个协议也不应要求美国改变对战略防御倡议的态度。

我已经谈到了双方同意最终消除核武器，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宣扬的目标。双方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为实现大幅度 and 稳定地削减进攻性核武器而采取平等的和可核查的措施上，并且必须纠正造成威慑而需要依赖核武器的那些基本条件。

我们已经注意到苏联在最近的发言中对于核查问题所表示的兴趣。我简直不需要向我的同事们重复军备管制和裁军工作中这个方面的重要性。这也正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乔治·科尔尼延科在2月20日对谈判会议所作发言中强调的方面。这种对于核查的一般承诺应当转化成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可载入谈判会议中正在进行的谈判、核谈判和空间谈判、斯德哥尔摩裁军会议谈判及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谈判的各项协议中。

至于在维也纳进行的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谈判，我与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在2月25日的发言中表示的一样感到失望。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取得进展方面的令人充满希望的报导最近已经由于核查问题仍然与以前一样严重的消息被冲淡了。最近的动议显然没有引起即将到来的反应，反而又退回到就核查问题进行谈判的东方谈判者早些时候所采取的立场上。我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倒退不

是预示着现在所进行的所有谈判的进展将出现减速——而不是11月21日的联合声明中所要求的加速——的征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更加令人遗憾了，因为一个论坛上达成的协议应当促成其他论坛上正在谈判的协议。

总之，美国希望最近的会议和声明所预示的进展将会变为具体的成果。在解决我们谈判所针对的安全问题——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取得具体结果，以及在解决由于地区冲突和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安全和政治问题方面取得具体成果，这将为实现核裁军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打下必要的基础。

这些步骤之一就是全面禁止核爆炸——我们的会议称之为核禁试。我当然没有必要比我在过去的发言中长篇大论地阐述美国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这一立场至今没有改变。在我刚谈到的步骤中，核禁试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些步骤包括：大幅度削减核武器；解决由于东西方常规力量不平衡所造成的安全忧虑，从而西方有必要保持有效的和可靠的核威慑姿态；以及研究和改善能够用于核查这种禁试是否得到遵守的手段。

我们已经注意到由科尔尼延科部长所宣读的戈尔巴乔夫先生2月20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信件的这一部分、即苏联将接受为了核查核禁试是否得到遵守而进行的现场视察、以及“利用地震学的一切成就。”现场视察是与特设委员会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1所进行实际工作非常有关的问题。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是在1983年夏天才开始的，当时附属机构该年的工作刚刚结束，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未能为恢复这项工作采取必要的步骤已经妨碍了对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审议。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与苏联进行对话，以便改进任何限制核试验所必要的核查程序。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反映了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共同立场的发展，因而是令人感到希望的。我们欢迎与苏联进行任何能够缩小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的对话。

我国政府很清楚，现有的可以用来监测核禁试的地震资料不能成为达成这种协议的充分基础。对裁军谈判会议重要的是，由负责进行这项工作的委员会中继续审议这个问题。这样，其它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认为地震学现在为核查提供了基础

的代表团可以详细提出它们的看法，而其他代表团可以从分析这些看法中得到益处。很清楚，这样也可以让其他代表团提出不同的立场。 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正常情况下监测地下环境的问题。 核查系统还必须反对任何企图逃避禁试的企图。 这些企图将包括采取隐瞒，爆炸的步骤，如降低其威力、掩盖地震信号、在大型的化学爆炸掩护下进行核试验、或者采取其它的手段。 让我举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贡萨尔夫斯大使在2月25日的发言中说到，现有的地震手段已经够用，要想进行欺骗很困难、就是从统计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地震手段怎样能确保核爆炸不隐蔽在大的化学爆炸之下进行，事实上还需要其他的办法，如现场视察。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继续技术和核查手段方面的工作。 去年6月挪威所发起的地震专题讨论会上，我们对这个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离本国很近的地方，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正在继续工作。 关于科学专家小组，我欢迎科尔尼廷科先生在上个星期四发言中对这一杰出机构所继续进行的努力表示的支持。

我们都知道核禁试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 我们听到有人在这个机构中说核查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还听到有人说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已经解决了，只是“政治意愿”阻碍了立即开始就达成一项协议进行多边谈判。 如果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想表明美国正在以一种傲慢的或者是反复无常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他们就低估了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严肃态度。 事实上，美国认为，正是因为核试验的问题直接的与我们的安全和西方盟国的安全有关——通过试验在维护可靠的核威慑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今天国际生活中的严峻事实已使得威慑十分必要——因而，我们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谨慎而具有原则的。

核禁试问题与国际稳定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也使我们不愿意加入暂停核试验。 我们在简单的、不可核查的宣言式的停止核试验方面的经历并不令人鼓舞。 我以前曾谈到1958—1961年期间，在那段期间结束时苏联突然恢复其试验计划，几个星期内在空间进行了大约40次爆炸。 很清楚，暂停一旦结束，试验就可以在暂停期间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以充分的和增加了的密度恢复进行。 此外，在满足了立即试验目标的时候，提出中断试验是相当容易的，只是假定美国不会采取同样行动。 提出同意适用核查措施也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措施在事实上需要

在条约的范围内进行仔细的和艰苦的谈判和适用。

那么，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应当对议程项目 1 做些什么事情呢？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当重新进行 1983 年没有完成的工作。它应当对在 1984 年所提出的并仍然充分有效的、载于 CD/521 中的关于职权范围的建议作出反应，特设委员会应当根据这个职权范围进行工作。我们不当忘记，这个职权范围是在对于其他人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答复中提出的。这是一个已经被抛在一边的答复。因此，在似乎将会阻碍进一步工作的关键时刻——即开始谈判的工作——将西方的反应抛在一边，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僵局。出现僵局是很不幸的。这产生了很明显的结果：在可能取得重要进展的领域却没有进展。

最后我简要的提一下有关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2 月 25 日就美国总统对苏联 1 月 15 日建议的答复所作的评论的新闻报道。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些评论不能成为对于美国的建议的完全的和最后的结论。美国花了足够的时间来确保它的答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我相信苏联也会是这样的。

至于今天我所谈到的、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审议的这些问题，美国将继续非常仔细而注意地听取裁军谈判会议其他成员国的意见。

主 席：

我感谢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尊敬的各位代表，我想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名单上还有要求发言的代表，此外，我们需要进行另外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暂停全体会议并在下午 3 点 30 分准时复会。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已经同意推迟今天下午的会议，直到全体会议结束和休会之后再召开。我对他的照顾表示感谢，因此我要求会议的所有成员在 3 点 30 分准时开会。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将于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开会。

我认为，还有一件关于非正式的统辖磋商的指示性计划的事情，需要现在就予以澄清，这样就不会产生疑问。我想重申的是，计划已经完成，今天或明天没有安排这个会议。这个计划已经商定。如果没有其它的评论或发言的话，我建议现在休会。没有人反对。现在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12点55分休会，下午3点30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三四三次全体会议复会。

我建议根据上午决定的发言名单继续发言；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三八次全体会议的決定，我现在请尊敬的新西兰大使理查德·诺特奇发言。

理查德·诺特奇先生（新西兰）：

象其他人一样，我对您成功地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事表示祝贺。我很荣幸地在您——我的同事、朋友、献身于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的提倡者以及来自新西兰最近的邻邦的代表——主持会议时发言。没有人会怀疑贵国与我国关系的广度、深度、力量以及持久性。更为适宜的是、我今天在这里谈论核禁试的问题，因为我们两国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我相信，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和决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我们还注意到今天上午挪威和瑞典政府的代表所作的发言，他们都特别重视核禁试问题。

新西兰多年来一直赞成核禁试。我们在联合国系统内外为促进这一非常重要目标的实现进行了工作。因此，我们对于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就议程上的关于核禁试问题的项目1发言，表示非常感谢。

大约一年前，我国总理戴维·朗伊阁下在谈判会议上说，达成一项可核查的全面禁试条约是新西兰政府的主要目标。他还表示了新西兰对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缺乏进展感到地沮丧和失望。当时，朗伊先生注意到由于会议未能建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因此会议在1984年未能就这个问题开展任何工作。我们全都希望

裁军谈判会议在1985年能够有所进展，但是我们的希望又落空了。

虽然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但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却一直在越来越明确地对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表示着忧虑。人们多次提出了赞成全面核禁试以及它将带来的益处的主张。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一定都熟悉这些主张。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多次重复了这些主张。它们也被写入已缔结的裁军和军备管制条约中。

去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召开了第三次审查会议。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包括了近来广泛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对所商定的全面禁试表示明确支持的声明。应当承认，少数国家对于就禁试问题进行的谈判给予优先考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这不能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减低必须实行核禁试信念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继续强烈要求在禁试方面取得进展，就不足为奇了。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以“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题的第40/81号决议包括了与裁军谈判会议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因素。该决议强调了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全面条约。它提醒我们大家，部分禁试条约的缔约国已经表示它们决心继续为实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而进行谈判。该决议还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也提到他们的决心。

在具体提到裁军谈判会议时，该决议对于谈判会议在1985年未能就重新建立议程上核禁试项目的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一点深表遗憾。决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建立这个特设委员会，从而根据具体的工作计划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谈判。

新西兰坚决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对国际社会的期望作出反应，必须确保不再浪费时间。在许多国家为确保条约取得进展作出了努力之后，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应当恢复这方面的工作。如果1986年仍然是重复过去两年情况的话，那将会令人非常失望。裁军谈判会议对于国际社会负有必须履行的责任。如果它又一次未能就核禁试的谈判开始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的话，那么它就是失职。

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在联合国大会倡议通过一项全面禁试决议。这是因为我

们认为，如果停止一切核试验，全球的安全就会大为加强。由于这个目标越来越遥远，新西兰人民感到非常沮丧。

人们不能忽视核时代的重要的和不可逃避的现实：核武器是完全不同的武器。它们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尽管是所谓的小型核武器也是如此，它们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

已经非常庞大的核武库破坏了而不是加强了全球安全。核武库中又增加了新的或改进了的武器，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我们相信，如果所有缔约国都放弃核试验的话，那么军备管制和裁军谈判的气氛将会好转。这种放弃通过将可能研制新的或改善了核武器的前景减少到最低限度来加强国际社会的信心、也就是不会由于引进新的武器而改变安全局势以及破坏谈判。如果过去几十年没有发展新的和更加有效的核武器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不是好得多吗？谈判也会容易得多吗？此外，如果研制新的核武器受到了禁试的限制的话，那么今天的谈判气氛会是怎样呢？为确保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努力的历史，一部分就是丧失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机会的历史。

我们直率地说，只有通过谈判削减核武器的数量，才能减少核武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美国和苏联双边谈判取得进展。全面禁试并不能代替削减军备谈判，但是，它将是停止军备竞赛的关键的起步。全面禁试所带来的安全上的利益还将会来自禁试对于不扩散和建立信任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正象上星期有人在发言中说的，这是一个“能够带来稳定作用的措施”。

如果我们承认，不扩散现在已成为国际行为的一项准则，那么可以把停止核试验看作是这项准则的一个重要补充。归根结蒂，只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即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克制必须配合上拥有核武器国家对核武器的放弃。

我早些时候曾说过，我们希望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开始就一项全面核禁试进行谈判。我们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建立特设委员会以便开始进行谈判，这个进程毫无疑问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既包括行政方面的也包括实质性的工作。

我们承认，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对于时间选择和范围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同时，人们广泛认为这个目标必须是全面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是审议和解决现存分歧的最合适的场所，特设委员会在开始阶段将集中于范围核查和遵守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为了就核禁试问题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如果要想取得进展的话，所有有关各方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和政策。

我国政府认为，禁试必须满足若干起码的条件。禁试必须是全面的、禁止一切核爆炸、包括所有那些号称完全是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核爆炸。这还必须是一个能够进行令人满意的核查的禁试。我们从来不认为单方面暂时禁试或者其它的缺乏足够的核查措施的、没有约束力的倡议能够确保稳定和相互的安全。它们也许能够作出贡献，但是远不如一项全面的、可核查的决议的贡献来得大。

虽然我们这样说，我们仍然欢迎减少核试验的数量。真正的暂停、假如不是紧跟着一大批的“迎头赶上”试验的话，它本应对目前的政治局势产生好影响。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久停止一切试验计划。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核试验。暂停是不够的。

新西兰对禁试问题的探讨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是核查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在审议禁试方面最令人高兴的一点是，近年来地震专家特设小组在地震监测方面逐步取得了进展。联合国大会第40/81号决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立即采取步骤，在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设立国际地震监测网，从事确定检测网监测和核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遵守情况的能力。”大会决议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开展的工作。决议的提案国还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开始对于其他监测和核查全面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措施进行详细调查。

我们并不认为，不可能核查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挪威政府在1985年举办的出色的专题讨论会说明，技术设备已经达到了尖端水平。适当地分布这种设备之后，就有可能监测和核查甚至是最小的核爆炸。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核查的技术——现在一直缺乏的只是部署这些设备的政治意愿。

这次会议上作出的认为特设地震小组的工作应当继续下去的积极评论使我们很

受鼓舞。我们对这个小组承担义务，多年来我们是这个小组的积极成员。新西兰是易于发生地震的国家，我们在地震监测技术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对核查工作继续作出贡献。核查工作必须完成，因为这是实施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前提。

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在上星期中所作的评论特别感到兴趣，评论是关于全球地震监测网，可以说是进行得令人满意和非常可靠之前需要作的工作。我们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政府在这方面已做的细致工作表示感谢。他的建议值得密切注意，我们将仔细地考虑新西兰——在南太平洋拥有小型监测实验站网络的国家——如何能在这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

我希望我刚才的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新西兰多年来一贯致力于全面禁试。如果我不提请各位注意我们这一地区近三十年来被用作核试验基地这一事实的话，这个发言就是不完全的。南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对于本地区以外的国家在这个地方进行核试验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敏感。你们应当了解我们对于在南太平洋到今天一直继续的核试验所感到的深切忧虑。这使得这一地区的政府感到必须立刻寻找使人们了解上述忧虑的新途径。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一地区继续进行试验不利于维护南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正是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去年批准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这个现在已经得到了三个国家的批准并有六个国家签署的条约在世界上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建立了第二个无核武器区。

这个倡议表明了南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坚决认为，他们的地区应当不受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核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的影响。各缔约国通过承担条约所载的义务，相互保证不拥有、生产、或从任何地方取得核爆炸装置。他们将保证禁止在他们的领土上试验和布置这种装置，禁止将裂变物质用于非和平目的，不在这一地区倾卸核废料。

在适当的时候，也许早在今年8月份，人们预计南太平洋论坛将通过条约的三个议定书并将之开放签署。人们目前认为，其中一个议定书将载明不在这一地区

试验核爆炸装置的义务。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成为这议定书的缔约国。同意这样做将是向南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及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人民表明他们对军备管制进程承担义务。

最后，我们记得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985年11月21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他们都同意核战争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不应当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核战争。他们还同意不寻求军事优势。新西兰认为全面禁试对于实现这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并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它会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并作为结束核军备竞赛的信号而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全面禁试在两个核武器大国之间所开辟道路上起的作用。裁军谈判会议非成员国在与会议成员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能够以各种方式对议程上的项目取得进展作出贡献。但是，在没有建立具体的特设委员会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会议的工作中的这一重要领域无能为力。我们感到乐观的是，在议程项目1的情况，将就裁军谈判会议所要尽力解决的最重要题目之一商定职权范围并开始工作。会议所可能采取的任何其它单一的步骤都不可能更多的减轻普通人民对于核军备竞赛的忧虑。我们相信，裁军谈判会议将会成功地接受这个挑战。

主席：

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这是今天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其他的成员是否愿意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法国代表热塞尔大使发言。

热塞尔先生（法国）：

我们今天听取了一些主要的发言。我愿意简要地讨论一位发言人所提出的问题：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韦拉亚提阁下所提到的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请允许我首先回顾一下，我国政府在过去很多场合多次强调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冲突继续下去不仅对这两个国家、而且对于邻国的完整以及这一地区的安全、国际和平与稳定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对此表示痛心。

此外，法国在许多场合非常明确地谴责在任何地方使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有毒战争制剂。我国政府这种做法只不过是遵守法国在六十多年前签署这项议定书后所奉行的不可动摇的政策。考虑到作为公约的保存国的责任，我们更有理由这样做。我曾在1985年6月18日裁军谈判会议的发言中回顾了这一点，我今天重新回顾一次。

众所周知，1925年公约不包括任何核查程序。这就是为什么在裁军谈判会议缔结目前正在谈判的公约之前，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提供临时核查措施的决议，联合国大会已通过这项决议。在这方面，法国对联合国秘书长派遣实况调查团的决定表示欢迎。我们对秘书长的行动表示欢迎，我们认为他的行动符合37/98D号决议的精神，这个决议服务于同一目的并具有相同的目标。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其他代表团是否愿意发言？如果没有要求发言的，我建议讨论另一个问题。为此，我现在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科玛蒂纳大使讲话，他将作简短发言供会议参考。

科玛蒂纳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

主席先生，我知道有人可能说我絮絮叨叨，但是我今天要求讲话是为了再一次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联合国在经常预算方面的严重的财政状况。这件事已成为秘书长在联合国内部以及其他成员国进行联系时所采取的永久性行动的主题。诸位都知道，根据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在第338次全体会议上对秘书处所作的要求，已经把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1月24日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财政状况问题的公告以及秘书长1986年1月22日给设在总部的常驻代表的信三者的副本分发给所有成员国。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内部通知以及与其他成员国的联系中又一次对联合国的财政健全以及其实施职权范围内的项目的能力受到了非常严重威胁的情况深表关切，这一情况特别是1986年所要求经常预算中今年的资金至少短缺十分之一所造成的。作为在散发的文件中已宣布的经济措施的一部分，秘书长已经建立了以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长为主席的财政和行政事务指导委员会以制定与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问题有关的全面政策，并继续与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使它们了解目前状况的严重性以及为了解决这种财政紧急状况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你们仍然记得我在裁军谈判会议第338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发言，我在发言中把秘书长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通知你们，如减少雇用顾问、临时助理人员和加班的费用、执行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关于控制和限制文件以及最佳利用分配给会议资金的决议。

因此，我觉得有责任向你们报告我们在1986年会议开头三个星期利用会议服务的情况。在这方面，我应当指出，由于某些会议没有召开或者没有利用分配给它的三个小时，在有完全服务的情况下这三个星期会议所损失的全部时间为74小时5分钟。我认为有必要把利用会议资源的情况通知谈判会议，这样才能使成员们了解全貌，因为会议是由联合国提供服务 and 编列预算的，不能充分利用资源可能会引起重新审查分配给谈判会议的资源。

在这方面，我提请注意大会在第38/32D号决议第4段中要求那些在过去几年中未曾充分利用分配到的会议时间的机构“在它们的组织会议上审议如何改进工作安排问题，以争取更有效地利用会议资源并就此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包括在可行时缩短会期”。

我现在谈谈控制和限制文件的问题，这对于履行节约具有特别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我知道秘书处可以依赖裁军谈判会议的合作，来避免不必要的花费。为了完全了解情况，我曾经要求技术部门为我提供会议以六种正式语文印发的正式文件每一单页的成本数字。他们告诉我每一页的成本是580美元。既然是这样，我几乎不需要强调这一特别领域中节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通知你

们，秘书处必须遵守大会关于文件方面所通过的决议。我愿意重提一次大会在第 36/117 A II 号决议第 5 段里确认“秘书处为府政间会议编制的面向行动的文件最长不得超过 32 页。”

现在的状况可能会造成散发文件方面的一些限制。秘书处将尽力确保这将不会影响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为此目的我指望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的合作，并希望他们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遇到的不方便，秘书处将使这种不方便减少到最低限度。

主席：

我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的发言，我相信所有成员对此给予应有重视。

我现在请尊敬的古巴代表发言。

莱丘加·埃维亚先生（古巴）：

我们非常仔细地听取了秘书长私人代表科玛蒂纳大使刚才所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我们都同意必须节约，但是我们希望秘书处不一定要立即地、但是在有时间整理资料之后，向我们详细地报告每一份文件的成本细目；我刚才听说每一页需要花费五百多美元，因此最好的办法不仅仅是节省纸张、而且要节省每一页的钱，换句话说使编制文件更加便宜。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在联合国的预算中进行大量的节约。如果在今后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这些细节——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我将会非常感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

尽管我的发言将很简短，而且内容与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讲话有关，我仍然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来不仅祝贺你就任主席，而且祝贺你一直到任期的最后几天仍以出色的方式指导我们的工作。你已经表现出是一位积极干练的主席，尤其具有自己的主见，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我还要对阿根廷的坎波拉大使在去年 8 月以非常能干和有效的方式主持工作表示感谢，我也要向会议桌旁的新同事们表示欢迎。

关于我的简短发言的主题，我仔细听取了科玛蒂纳先生所谈的问题，我认为在

座的各位都完全了解联合国目前正处于非常危急的财政状况。当然我们都知道裁军谈判会议有权决定自己的程序，但是这并不能免除我们尽可能帮助减少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赤字的更大责任。所以，我同意古巴同事的意见，认为应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了解，原则上有两个方面可以削减开支。一个办法是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特别是减少秘书长所提到的白白浪费了的时间。我们能减少开支的一个总的方面就是文件，而在这一方面需要所有代表团都自我节制。科玛蒂纳先生说每一页文件的成本是580多美元。我认为，无论其中如何细分，这笔数目都太大了，现在应是考虑分发给我们的每一页文件的成本以及我们能否减少文件数量的时候了。

当然，我认为不应限制各国代表团提交它们认为适于散发给会议的文件的权利，只要这些文件是与我们的工作直接有关；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国代表团有时认为，如果只是在与我们的中心工作、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实质工作真正有关时，才以所有正式语文散发文件的话，是否会更有效益呢？此外，我认为，如果有关的代表团在需要进行联系时自行承担责任和费用并自己具名向会议散发，则同样可达到向各国代表团发布消息的目的。事实上，我国代表团有时会通过两三个渠道同时收到值得注意的信件或公报。另一个办法是，只有在一个或一个以上代表团的要求下才需要以所有语文散发。也许其他代表团在这方面另有建议。我只是想提出，这是裁军谈判会议可以进一步审议的问题，我期待着主席先生、下一任主席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主席：

谢谢尊敬的荷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所说的客气话。

其他代表团是否愿意发言？既然没有人要求发言，由于1986年第一个月份的工作即将结束，而按照议事规则，澳大利亚即将卸下载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如果你们允许，由我作一个简短发言应当是适当的和有益的。

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所起的作用，我们坚决认为，根据议事规则，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首先应当为会议服务——我想我曾经

提到过这一点。在英语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有的人权力无边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但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也许恰恰相反，责任集于一身却毫无任何权力。然而，责任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为会议服务，确保会议的工作按照议事规则一步步有效进行，并促进会议的工作。我希望澳大利亚在主席任内——每一个成员国每隔七年零八个月才担任一次主席——做到了这些要求。我现在趁第一个月份的工作结束时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报告希望不是那种需要任何辩论或评论的报告。在昨天对2月份议程项目进行的非正式主席磋商的最后会议上，我曾经说我将于今天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这些磋商结果的简要报告。

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认为这将有助于会议的工作，并且是向我的尊敬的同事比利时的克莱克斯大使移交工作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克莱克斯大使将担任3月份的会议主席。

在1986年会议的第一个月里，裁军谈判会议根据载于1985年的报告中的建议设立了关于项目4（化学武器）和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正在进行工作。会议要求主席就所有其它议程项目进行深入的非正式磋商。

因此，我在2月份分别与各国代表团、专家小组和问题协调员进行了深入的非正式磋商，并在自由参加的基础上与会议的所有成员就议程项目1、2、3、5、6和7进行了磋商。

关于项目1“核禁试”，初步磋商表明，所有代表团都认为这个项目极为重要，并希望尽快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在初步磋商中，各个集团重申了它们去年所采取的立场，这些立场见于CD/520/Rev. 7，CD/521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和有关文件CD/621和CD/522中。

但是，磋商中表现了一些灵活性，有人要求主席编写一份非文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进一步磋商和审议。因此，主席在2月11日编写了这样一份文件。进一步磋商表明，文件所提出的办法引起了一些困难，主席因而建议为了替进一步的磋商扫清道路，可以撤回这份文件。各集团针对这种情况，要求主席不要撤回非文件，认为该非文件或其修订本可能会促进磋商。

因此，主席在2月21日修订了非文件，用以代替以前的非文件。当时各集团都审议了这份非文件。在2月26日进行的最后一轮自由参加的磋商中，各集团代表重申他们极其重视的议程贸易1的主题每一个集团的代表都重申其立场反映在各自的关于职权范围的建议中。但是，有一个集团指出，如果其他集团接受在主席的非文件的基础上成立特设委员会的话，则该集团就同意根据这一条件采取行动。另一个集团表示不接受主席的非文件，并要求其他集团表现出灵活性，以便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另一个集团表示，如果在该集团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建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完全可以取得主席非文件所能取得的一切成果。另一个集团重申了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灵活立场。

在总结磋商结果时，我说，由于各国代表团对议程项目1极为重视，所以各方希望能够继续进行磋商参加磋商的所有集团都肯定了这个看法。

关于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人提出一个非正式的建议，即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来审议这个项目。对这个建议尚未作出结论。一些代表团强调这个项目十分重要，有必要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工作。但是，看来不大可能在较早的阶段就这个项目取得进展。一个代表团要求3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以便就会议在1986年如何处理这个项目作出决定。

关于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各方进行了大量的意见交流，讨论了去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应当如何在1986年审议这个项目。一些代表团强调它们重视这个项目，并认为应当在1986年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和工作。

各方对有无可能在附属机构中审议这个项目表示了看法，但无法就设立这样的一个特设委员会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全体委员会的方式受到了讨论。

这个项目没有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一个集团赞成设立一个拥有谈判权限的特设委员会，但是又表明它在权限问题上的立场是灵活的。另一个集团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应探讨有无可能充分利用会议议事规则第23条确立一个经过特别安排的组织形式来审议这个项目。该集团建议下月份的主席进一步探讨这种可能性。

关于议程项目5“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所有集团显然对这个项目都非常重视。一个集团认为，1985年的任务根本没有完成，应当作为1986

继续开展工作的基础。 另一个集团希望就这个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其职权范围应考虑到联大第40/87号决议。

另一个集团，希望有一个可以进行谈判的职权。 在本项目的磋商过程中，有人要求主席根据1985年的职权范围以及联大第40/87号决议的有关段落（第9段）提出一项关于职权范围草案的非文件。 主席在2月21日提出了这个文件，标题是“主席的非文件：项目5”。 各集团对此进行了审查。

一个集团表示，尽管它主张有一个具有充分谈判能力的职权范围，但它愿意在主席的非文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一个集团重申无需更改1985年的职权范围，认为可以根据去年的职权范围继续工作。 另一个集团重申其立场，即根据1985年的职权范围进行1986年的工作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该集团愿意继续就这个项目进行磋商，包括在主席的非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磋商。 它要求将这个观点转达给下月份的主席，并要求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工作。 第四个集团表示，该集团在职权范围问题上仍持灵活立场，但主张职权范围应反映联大第40/87号决议第9段。 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合理的建议。

关于议程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1985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建议裁军谈判会议象1985年会议那样继续“积极审议”这个项目。

有些代表团表示，除非核武器国家的立场改变或就这个问题有所进展，否则继续这种讨论没有意义。 有人建议主席与核武器国家就其立场进行磋商，并向全体会议报告讨论结果。 主席与核武器国家进行了有限的磋商。 磋商尚未完成，但已表明核武器国家在上一年所持的立场并未改变。 虽然，核武器国家的立场被认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审议这个项目极为重要。

我在此补充一点，有人曾特别要求主席在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对迄今为止就这个项目进行的磋商的结果提出报告，我认为我对这个项目作出说明就等于提出了报告。

关于议程项目7“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几分钟后将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个项目。

有其他两个问题将成为非正式磋商的主题，其中一个就是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数目的问题。 在会议的第一个月份里，我始终认为必须对列明的议程项目给予

主要的注意。当我有一次建议讨论一些其他的问题时，会议清楚表明应将注意力首先放在列明的议程项目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席，我并没有对扩大会议成员数目的问题有系统地进行磋商，但是我可以说明，若干成员国曾向我表明，扩大会议成员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尽快加以解决。我希望各国代表团在下一任主席克莱克斯大使的领导下能够尽快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得到改善和更加有效。当我荣幸地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我国外交部长海登先生的声明时，我曾表明澳大利亚对于会议的作用得到改善和更加有效十分关注，并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由于我所提到的原因，2月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磋商，注意力放在了正式议程项目上。我想说明，我国代表团仍然希望以澳大利亚的名义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在会议的作用得到改善和更加有效这方面共同加以审议。有鉴于节省费用的问题，这些建议不久后将以非正式文件提交给会议，费用大概由我们来负担。

我希望我所提出的报告是有所助益的。我起初曾解释过，我之所以作此报告，是因为我们认为主席需要为会议服务。我特别希望这个报告有助于克莱克斯大使推动下月份的会议工作。

我现在要对整个裁军谈判会议在2月份同主席合作的精神和事实深表感谢，我知道我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也都对此深为感激。谢谢。

其他代表团是否愿意发言？现在请尊敬的巴西代表发言。

杜阿尔特先生（巴西）：

我是要代表21国集团发言的。但在发言之前，鉴于我国代表团团长西尔瓦大使未能参加2月份的日内瓦会议，所以请允许我在你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天表示巴西代表团对于在你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感到满意，而且对于你在履行职责时表现的尽忠职守表示赞赏。

主席先生，关于你刚才所作的关于你就议程项目1“核禁试”进行磋商的结果的声明，21国集团提出下列声明，并请记录在案：

首先，21国集团感到遗憾的是，在整个磋商过程中，西方国家集团9个代表

国以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

其次，21国集团认为，鉴于21国集团本身、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中国在这方面都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这种状况就更加令人失望；

第三，21国集团希望重申它愿意就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进行紧急磋商，以求找到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第四，如果在磋商过程中继续抱持死硬态度的话，21国集团将要求把这个问题最后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这就是21国集团的声明。

主席：

谢谢尊敬的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所作的关于你为设立裁军谈判会议的附属机构而进行的值得赞扬的活动的报告表示感谢。身为议程项目1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协调员，我愿意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在你的坚定领导下就项目1进行的磋商表明，几乎所有代表团都特别重视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开始进行实际工作和起草全面禁试条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CD/522/Rev.1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能够最好地为这个目的服务。但是，本集团各国真诚希望能够克服障碍，因而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以求就职权范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它们才在昨天的磋商中表示，如果其他各集团接受，则本集团也可以接受主席2月21日的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将这个职权范围草案与CD/522/Rev.1所载的草案相比，任何人都会认识到本集团为求开展切实有效的工作而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

我了解到21国集团的各国代表团也倾向于赞成主席所提出的、正在审议中的文件，尽管这将意味着脱离它们具有充足根据的立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却对该文件持消极态度。它们所作的解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在多边进程中的大多数代表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之时，却重复一己的立场，这是与我们从有关各代表团所听到的良好意愿的说法不相称的。

尽管出现这种状况，本集团认为我们还应坚持不懈地力求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能够展开，并为此目的而继续进行磋商。我相信有关代表团会认识到建设性的精神和愿意让步的态度不可能只由单方面具有，并从而重新考虑它们的作法。

主席：

谢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的客气话。

如果没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我就建议召开定于今天上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有人要求休会时间比例行的5分钟稍长一些，以便进行一些磋商；我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本次全体会议现在暂停10分钟。会议现在暂停。

下午4时40分停会，下午5时5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343次全体会议复会。

秘书处拟订了一份关于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这一决定草案载于1986年2月26日CD/WP.221号文件中。我曾希望我们能够就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问题作出决定，我理解到，最直接有关的集团已经提出了候选人，在进一步的必要磋商结束之后，裁军谈判会议应可在3月4日星期二的下一次会议上任命主席。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准备通过2月26日CD/WP.221号文件所载的决定草案。是否有人有意见或反对？尊敬的摩洛哥代表要求发言。

希拉莱先生（摩洛哥）：

我要代表21国集团强调，21国集团与其他各集团在主席领导下对三个问题

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原则问题；其职权范围问题——职权范围必须与去年相同；第三，主席人选问题——有关集团所提出的人选。我们认为，打从协商一致意见破裂时起，就有必要等到所有部分重新组合起来，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适当的决定。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当然，我国代表团对各国代表团在这类组织问题上作出的决定表示尊重，但令人困惑的是，不同的组织问题何以被扯到一起：一方面是设立附属工作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就这个机构的主席人选作出决定的问题，而从原则上讲，两个问题互不关联。我国代表团原来准备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同意这两个决定草案，即设立工作组和选举主席，我们曾经如此设想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磋商。

鉴于这两个决定的不同性质，原可对其表示同意的。遗憾的是，今天不能作出这些决定。我还要对这种人为的联系表示遗憾。这种联系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因为它使我们无法探讨每一项决定的实质内容。

希拉莱先生（摩洛哥）：

在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后，我认为有必要代表21国集团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想在职权范围问题和主席人选问题之间建立任何联系。我还想回顾，昨天曾对我们所讨论的三个问题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因而我们不得不感到惊奇，因为就在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之时，竟然有另一种协商一致意见要破坏它；但事实上，协商一致意见是被单方面破坏的。我们对目前这种状况没有任何责任。此外，我记得，在这些问题的讨论结束时，你曾经问参加磋商的所有代表是否对讨论的问题的三个方面达成了协议，他们都说已经达成。因此，你才指示秘书处的贝拉萨特圭大使编写必要的文件，以便就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决定。这些情况仅供那些未参加磋商的代表参考。

我们最感惊奇的是，现在的做法渐渐与前几年大不相同了，因为以往都是对职权范围和主席人选同时作出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依沃达大使是如此，主席先生你本人也是如此。

第二点意见是关于节约问题，我国代表团刚才极其关注地听取了科马蒂纳大使关于联合国的财政困难以及如何寻求解决办法的说明。他告诉我们一页联合国文件的成本是58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关于这三个问题的所有决定放在一份文件中，将有助于联合国节约580美元。比如，有人建议我们应当通过一项关于职权范围的决定；如果这样做了，然后又通过另一个决定，并载于另一份文件，而这些决定原来可以放在同一份文件中，则我们就间接促使了联合国的预算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我呼吁秘书处也能考虑到这些方面，这就是说，能够最好地利用我们的纸张；如果可能的话，将这些决定放在同一份文件中。说了这些意见后，我要代表21国集团强调，就我们而言，不存在联系问题，但存在一个逻辑问题：协商一致意见被破坏了，现在有必要继续磋商，以寻求新的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希望下星期二能够达成这样的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

谢谢尊敬的摩洛哥代表。我认为，或许应当说明，在昨天的非正式磋商中，作为主席，我曾对各集团说，在这些问题上已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我这样做是抱有诚意的，认为所说的是事实。看来我的情报不够正确，为此我向会议道歉。其他代表团是否要发言？既然没有人要发言，主席即认为现阶段尚未就CD/WP.221所载的决定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我就建议讨论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即秘书处应我的要求在今天散发的非正式文件。文件日期为2月27日，列有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会议的时间表。与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以变动，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个时间表。就这样决定。

主席：

如果没有人发言或评论的话，我就提议裁军谈判会议本次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86年3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5时15分散会。

×× ×× ×× ×× ××